



【回味无穷】

跟着爷爷去跑车

□许志杰

“跑车”是铁路上一个专门术语，像列车员、火车司机、乘警、列车值班员等工种均可称之为“跑车”，简而要之，凡在运行的火车上工作的铁路工人都是“跑车”人。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，急速奔驰在铁道线上的火车，司机岗位当然更重要些。一车的旅客或货物安全，都交给了开火车的人，他们工作中的一举一动，哪怕只有丝毫差池，对一列运行中的火车带来的影响极大。因而说到“跑车”，行人首先想到火车司机，其他次之。

爷爷开了一辈子火车，用现在的话形容，是不折不扣的“跑车”达人。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上铁路做学徒工，历经司炉、副司机、司机，直至60岁出头以超龄老司机身份退休。40年如一日，无论白天黑夜，暴风骤雨，冰天雪地，一直与自己心爱的火车头在一起，感情之深似亲人。爷爷的工作单位驻地在淄博市，当时叫张店机务段。我在老家住，只有过年过节才去陪爷爷奶奶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爷爷留给我的印象有三个，一是身穿铁路制服，提着那个用了多年的铝制饭盒，盛着奶奶做好的工作餐去上班。或以同样的装束下班，饭盒里经常是爷爷托途经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购买的当地特产，博山的酥锅、八陡的老豆腐，有时也有黑旺那边的大锅饼，山里的核桃、栗子、秋桃。当年属于紧俏商品，城里要凭票限量购买，爷爷凭工作之便，让孩子们一饱口福。

除此是爷爷打着呼噜在家里认真而甜美地睡觉。火车司机是一个看上去风光，其实很劳累的活。虽然爷爷跑的是张店周边的铁路支线货运列车，相对于长途车轻松，但要驾驭那个钢铁制成的庞然大物，所费精力、体力、耐力，也是非常之重。在火车头上眨个眼都要挑时间，每时每刻盯着前方，还要环顾四周，避免出现车体事故。蒸汽机车靠的是用煤烧热锅炉，产生水热能，以蒸汽方式带动整列火车前进，是一个靠司机、副司机、司炉密切配合，以最少的原料消耗、产生最大能量的技术和力气相统一的工作，与后来电力、柴油内燃机车，以及现在动车组列车相比，操作手段差别巨大。五十多岁以后，爷爷体力有些不济，上夜班回家之后，需要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。这时候，奶奶就把孩子们叫到院子里玩耍，给爷爷一个宁静的歇息环境。

印象最深的是爷爷下班回家喝酒的情景。一个机组三个人，司机、副司机、司炉，于他们而言，火车头不仅是工作岗位，还是一个生活的大空间和多彩的小世界，工作上天衣无缝的默契配合是天职，尚需每个人脾气性格、道德水准的滴水相融。三人组合，看似有司职分工，却是不容任何裂隙的一个整体。任何一个指令的发出，都不外乎几个指头的不同表达形式，或者一声干脆利索的呼声，令出必行，心领神会，不允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滞停。如此紧张的工作环境，上班时，三人间的话语交流几乎没有，下班了，各自回家歇息。

爷爷好酒，休息过后，就是喝几杯老家的坊子白干。平时少言寡语，一杯小酒下肚，话匣子被打开，真的是千言万语，像倒豆粒般铺开一地。爷爷喝酒时总喜欢有个人陪着他，让自己的话落地有声，我经常就是那个坐在爷爷身边的忠实听众。开始有点不解，后来我想到了爷爷的工作环境，他的视野很开阔，要有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的机警。但是他身边的世界却很小，爷爷开了一辈子火车，见了太多的黑夜与孤行，希望下班之后能与家人多待一会儿，也是对自己精神上的鼓舞与心灵之慰藉。酒后话多，爷爷的很多故事都是他老人家微醺之作，至

今跳动在我的耳边。爷爷喝了大半辈子酒，开了将近半辈子火车，从未因酒而出现大小事故，这是爷爷最为得意的人生之作。因而爷爷每次喝酒，总是由此开篇，以此结尾。

曾有幸跟着爷爷去跑车，当时的新奇、欢愉留给今时满满的回忆，加深了孙子对爷爷工作的理解。那大概是在1970年前后我10岁左右的时候，去张店陪老人过年。有次爷爷值乘张店到黑旺铁矿的矿石调运，正是白班，和奶奶送爷爷到胡同口。不知因何，我突发奇想，向奶奶提出跟着爷爷去跑车的大胆之想。铁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，平时连机务段驻地都是“闲人免进”，更不要说安全要求甚高的火车头了。开出驻地的火车，如同一个远离陆地的孤岛，前行的方向永远是下一个车站，无论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都要靠火车司机临危不惧果断处置，容不得一点外来因素干扰。即将出行的火车头，需有地勤人员查验工作身份，余者一概拒之车下。这是我陪爷爷喝酒时听说的，却又明知故犯，不知当时的勇气来自哪里。奶奶似也没当回事，听了孙子的请求，轻声说问爷爷吧。不承想爷爷一口答应下来：走吧。使我喜出望外，从爷爷手里接过饭盒，跟着爷爷一溜儿小跑到了机务段。或许因爷爷是机务段最年长的在职司机，与人为善，工作勤勤恳恳，又可能是爷爷从未带着自己的家人到过单位，遵公守制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一张无形的通行证。总之，从进机务段大门，到跟着爷爷上火车头，一路畅通，收到的只有“许师傅，今天跑车啊，早点下班”这样的问候和祝福。

爷爷的火车头从机务段车库缓缓开出，来到张店火车站东首的货场，在调车员的指挥下，火车头与货车厢通过挂钩连接。待调车员确认无误，前方的信号灯由红变绿，听爷爷说了一句什么，副司机随声附和，司炉也站在车头门口瞭望，只见爷爷右手推开大闸，副司机拉响汽笛，火车头发出有节奏的前进声，铿锵有力。爷爷就和他的火车头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

站在爷爷司机座位后边，仔细观察这个启动的过程，令我心动不已。只见过火车呼啸而去的震天动地，不曾目睹开火车的人此时此刻竟是那么潇洒自如。那么大的一个铁家伙，在爷爷手下如此顺从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：爷爷太棒了。出张店东行第一站是湖田，第二站是金岭镇，爷爷说毕业于武汉大学地质系的二姑父曾在金岭铁矿工作，毕业于青岛铁路中学的二姑，也曾在这里教书。过了金岭镇是东风站，爷爷的火车在此停下，我也跟着走下火车头，只见爷爷手拿油布，在四个大铁轮上擦拭起来，不一会儿就油光锃亮。爷爷的火车头是国产的上游型蒸汽机车，以短途运输为主，彼此相伴数年，像奶奶说的，疼那个火车头比家人还过。

到辛店（今临淄）站，由胶济线转行专用线，不多时到黑旺铁矿，这是爷爷今天的工作面。爷爷的火车头开始调车。调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行内术语叫列车编组，对一列火车进行重新组合，把不同方向的车厢组合在一起，有序排列，按车次发送至运输目的地。黑旺有铁矿，车厢装的都是铁矿石，运往全国的钢铁厂。爷爷开着火车头拉车厢倒来倒去，有点像插积木，最后完成整列火车的有序组合。上午干了一列很长的火车，下午周而复始，把六节车厢组合好，天色将晚时拉着六节车厢回到张店站货场，脱钩，车头入库，地勤检修，爷爷下班了。洗澡，回家，奶奶早在街口等着我和爷爷了。爷爷喝酒，我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找小伙伴炫耀去了。

情景犹如昨天，算来却已半个多世纪。爷爷，您的火车开到哪里啦？别忘了早点下班，回家喝酒啊。

□段春娟

处暑通常在8月22、23或24日，这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。照常理，处暑是和炎炎夏日道别的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云：“处，止也。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“处”是终止、退隐的意思，处暑即为出暑。三伏已过，暑气渐消，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开始下降。处暑是代表气温由炎热向寒冷过渡的节气。

处暑三候：鹰乃祭鸟，天地始肃，禾乃登。这一时节，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，捕获的猎物一次吃不完，一一排列在面前，好像祭祀一般；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，植物不再发新芽；禾谷成熟，开始收割，“登”即成熟，五谷丰登便是此意。

有一首歌谣：“秋天到，秋天到，地里庄稼长得好。棉花朵朵白，大豆粒粒饱，高粱涨红了脸，稻子笑弯了腰。秋天到，秋天到，园里果子长得好。葡萄一串串，柿子挂树梢，黄澄澄的是梨，红彤彤的是枣。秋天到，秋天到，田里蔬菜长得好。冬瓜披白纱，茄子穿紫袍，白菜一片绿油油，又青又红是辣椒。”一幅调子欢快、色彩明媚的秋光图，多么浓郁的乡土和田园气息！

处暑三日无青谷。春谷子由青变黄，即将成熟。谷子去壳即为小米，因其粒小，直径一毫米左右，故名。新小米就要下来了，用来熬粥，黄、黏、香，浮着一层油，男女老少咸宜，极有亲和力。黄河流域是小米的故乡，有首陕北民歌：“山丹丹红来（哟）山丹丹艳，小米饭（那个）香来（哟）土窑洞（那个）暖。”诗人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里也有这样的句子：“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，小米饭养活我长大。”谷子在中国有几千年的栽培历史，说小米滋养了华夏文明，也不为过吧。

眼下正是葡萄自然成熟时，最能尝出酸酸甜甜的本味。当年汪曾祺先生下放张家口，干得最多的就是给葡萄喷波尔多液。四年时间，他成了葡萄专家，写下名篇《葡萄月令》。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，无论处境如何都不要绝望，活着要有些韧劲，皮实些。

处暑之前是传统节日七夕节。“七夕”又名“乞巧节”“女儿节”。在古代，这个节日很受重视，有女孩的人家要供奉织女姐姐，以祈巧思。传统社会对女子心灵手巧的要求，似可从这个节日中窥出些端倪来。

小时候在老家，“七夕”算个大节，家家要做巧饼。鸡蛋、糖和面，用面模压出各种动植物样式的面饼，上锅慢火烙至两面焦黄。巧饼凝聚了一家主妇的勤劳和巧思，正是心灵手巧的体现。对小孩子来说，巧饼既当吃食，也可拿来炫耀，比谁家的模样俊俏。多少年后，我在千佛山山会上买过几个面模，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和女儿一起做巧饼。事实上，这么多年来也不过用了两三次，这些模子就像古董一样被我收在橱柜里。回想年幼时，日子虽不富裕，却安静闲适，有种古典的韵致。如今人们想方设法寻觅老味道，岂不知老味道的背后，是慢节奏的生活，是心灵的安闲。这些如今到哪里找寻呢？七夕凝聚了先人太多的想象和寄托，有着浓郁的文化色彩，如今却日渐淡出人们的生活，这也是令人无奈和惆怅的事。

七月十五中元节也多与处暑相近。在古人看来，阴阳相通，七月十五民间有放荷灯的习俗，为的是照亮先人回家的路。中元节曾经也是初秋庆贺丰收、酬谢大地的节日，民间按例用新米等祭供，向祖先报告收成，“为五谷成熟，报其功也”（郑玄语）。节日和民俗活动都离不了时令和地域的大背景，是在顺其自然的前提下展开的。

秋天的早晨真舒服。空气湿润润的，鸟鸣阵阵，草虫藏在草叶间，不知疲倦地叫，仿佛永远都不会停下来。太阳出来了，人影斜长。楼底下那丛红色的凤仙花兀自开着，一切都是那么静谧安详。

和炎炎夏日道别

